

博桑名賢文集

卷之四

番外書冊

							和書門類
			二六五五九	一〇五	一〇	一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四函	二六五五九	六冊	和書類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559
冊數	6 (5)
函號	204 34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搏桑名公文集卷之四

說類

四靈說

淺草文庫

右少辨藤原韶光

勘解由少路

臣門戶賤微質本凡庸幸遭遇 昭代丕闡天地之
 量弘施雨露之恩一日賜對得拜 天顏忝承 聖
 恩日命臣作文一篇故敢忘固陋謾冒忌諱謹以四
 靈說一篇上臣固無分寸之勤叨受非分之 恩撫
 心知懼揣分何堪不勝慚愧之至四靈說曰道者物
 之則也物者道之形也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故善觀
 道者以物察道而以道觀物若夫外物而未道外道

而觀物者不亦誤乎夫天地萬物之父母故人與物同受天地之理與氣以生蓋天有至粹之理地有至精之氣人得之而為聖毛蟲得之而為麟飛蟲得之而為鳳介蟲得之而為龜鱗蟲得之而為龍故聖者人之靈者也麟鳳龜龍物之靈者也夫不履生蟲不折生草行則不旅居則不羣擇土而遊避害而藏麟之所以為靈也不罹網羅不食不潔聲應律呂行率羣鳥五色備舉五德為象鳳之所以為靈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四趾轉運應于四時玄文交錯象于星宿龜之所以為靈也變化不測上下無常凌於雲氣

潛於深淵大涵天地小如蚕蠋龍之所以為靈也此所謂以道觀物以物察道也而此四者必待上有聖君治道不偏至仁及物之時而出焉蓋同氣相求同類相從也故伏羲唐堯夏禹周文成康之時皆有此瑞也推而論之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尚德好義依仁守信者人之麟鳳也豈必鷹身牛尾蛇頸魚尾而後為麟鳳乎洞於存亡明於吉凶進退以禮取捨以義者人之龜龍也豈必玄丈五色三停九似而後為龜龍乎然有人之麟鳳龜龍而後物之麟鳳龜龍至矣物之麟鳳龜龍至則亦知有人之麟鳳龜龍矣奚

必別人與物哉四靈之德大矣哉

作判命野中千說

山崎敬義 門右衛

柯讀大學得正心二字矣心之為體至圓至中無少偏倚而統性情者也正之為字一 一 二 一 三 一 四 一 五 一 三 平 二 直 亦 如 衡 繩 之 無 少 偏 倚 也 所 謂 正 心 者 無 他 反 其 本 而 已 矣 柯 命 判 野 中 千 合 此 二 字 作 之 先 書 正 字 長 其 第 一 第 五 之 二 平 畫 之 右 而 圈 於 其 中 而 點 於 正 字 之 左 及 圈 之 右 以 成 正 矣 圈 所 以 象 心 體 之 圓 也 左 點 分 頭 所 以 象 心 發 為 意 幾 有 善 惡 也 右 點 不 分 所 以 象 性 發 為 情 純 善 無 惡 也 既

而謂千曰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故心正則一身修而萬事治夫判者書牘契券之為證者也李元紘之山判君子稱之陸餘慶之繆判小民嘲之豈可不敬也歟哉柯所以命判亦古人銘几席觴豆刀劔戶牖之遺意也彼判者三知四病五運三穴之言可笑也

詩說

伊藤維楨 源佐

詩之一經聖人遊戲三昧書也其言始無定義其義初無定準流通變動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所謂橫看成嶺直看
成峰而各從人之見趣此詩之妙也古之載籍若易
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格局既定體
面各殊惟詩出於古人吟詠情性之言而無勉強矜
持之態無潤飾彫鏤之詞是以見者易入聞者易感
故聖人取焉昔在孔門諸子自顏子以下莫不穎悟於
子貢曾子以下莫不篤實於子夏而夫子唯稱一子以
始可與言詩已矣而其餘弟子莫得而與焉夫愚夫
愚婦可與知而雖孔門諸子亦難其人若此何哉夫
街談巷議皆存至理鳥鳴風韻盡通妙道唯明者識

之苟非其智足以及之者則奚以能讀詩而悉通乎
其義矣蓋詩之爲言其詞平易明白而其義廣大悉
備隨取隨在此愚夫愚婦之所以可與知而雖孔門
諸子亦難其人也於乎不見古昔之盛不可以爲古
昔之治不知古人之情不可以爲古人之學苟欲見
古昔之治知古人之情則舍詩而奚以爲夫畫雪者
不能畫其潔畫花者不能畫其馨畫禽者不能繪其
聲畫入者不能畫其情而畫古之風俗而能繪其盛
衰治亂人情物態者夫惟詩乎故讀一南則觀文王
風化之盛猶正月之吉父母兄弟相集一堂其儀設

謙竟曰嘉樂頓忘窮歲之勞矣讀他國風則猶其怨
悵若樂愛憎毀譽躬自有之窮則欲求其生路達則
欲及其所愛矣讀二雅三頌則猶身生成周之世坐
朝庭郊廟之間而面觀其揖遜登降穆穆熙熙受釐
戒陳接神奉粢之容矣其盛衰治亂人情物態溢乎
言表千載如新所謂有聲之畫也故曰欲見古昔之
治知古人之情者舍詩而奚以爲而夫子又特曰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何謂也蓋
人之所患每在於斗筲之不大而學者之所苦最在
於藩籬之難開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人之

大同者譬猶井蛙之不知東海螻蛄之不知春秋南
人之疑於北方有千人氈帳北人之疑於江南有萬
斛之舩經經乎其鄙哉苟不讀二南而知文王風化
之盛其奚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其致其廣大之象
若夫雅頌之篇則達達聖人君子所作而其詞若稍
涉謹嚴深邃雅奧不可遽讀焉至於二南之詩則猶
春陽之氣著物物自發生穠郁芬馥自襲人衣蓋滿
腹樂意而雖一樂字又不用所以爲至矣故讀二南
而有得焉則二雅三頌不待用工而其意義血脉皆
得之於此非惟風詩之正經實讀詩之門戶爲政之

樞要人而不可不為者也或曰近世王氏以先儒所謂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非之曰詩非孔門之舊本先儒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如何余曰不然見惡者而未見善者則惡者未甚惡若以善者比之則惡者既不可觀矣見善者而未見惡者則善者未甚善若以惡者方之則善者益極其盛矣詩之為經風雅相聯善惡相混猶襍黑白於一裳蓄水炭於同器善者益見其善惡者益見其惡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不其然乎王氏既不得孔門讀詩之旨且以非其致良

知之說而曲為之辭殊非通論嗚呼言可盡而意不可窮六經之學最在於其大義而其詞義訓詁固所不必矣若詩之言尤當以平易近情求之而不可以崎嶇艱澁解焉是其大要也若欲字釋句解則有宋儒之傳在不待言矣頃者同志嘗修五經會先始於詩而欲以次及於書易春秋暨周官儀禮戴氏禮記故先作詩說以貽之

奇童說

伊藤長胤

世之夙敏穎悟者多矣而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而古之賢者其始也未必皆夙敏穎悟也夙敏穎悟者

其果不可爲賢者歟世之所謂幼而聰敏者吾知之矣五歲而誦詩書則曰奇童也十五而能焉則凡人也世之人唯見其五歲而講詩書十五而講經屬文以爲異乎衆而望其終身之異乎衆也者過矣終身之異乎衆者豈慧俊才辨者之所能遽得乎哉必也真積力久仁漸義漬薰蒸乎德行之化浸漬乎禮法之場而後始可得也已故世之慧俊才辨者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昔者張童子九歲而舉于禮部韓文公贈之詩曰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

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善哉言乎世之人不知出此徒觀其篇章敏富酬答辨利目爲神童也則父兄之無識者亦從而誇詡嗷嗷惜惜溢矣過譽不嚴規誨唯聲價馳騰之悅希得升斗之祿焉其既得也其人亦自以爲吾事既畢矣恃材陵衆之意滋輕儇浮躁之態肆氣滿志得學殖荒廢經史圖書束之高閣二十而所得無異十歲三十而所成無異於十五也不翅弗得就其器亦且斲摧之并其嘗所粗得者而喪之矣欲爲鄉人不可得也噫天下之奇材何限也哉能養

有成則皆可以爲賢者矣而爲父兄所責弄師友所
講張賊其美質吾甚惜之故書以爲戒

處死說

貝原篤信

天地變化之道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是萬物自
然之常理也達者知必然之常理臨時自安不可有
將盡之悲易曰離卦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
之嗟凶嗟與同言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
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安常而樂如鼓缶而歌若臨
時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所謂大耋之嗟
也或不幸短命偶然橫夭亦是天命之所定短長各

有分何足多恨乎漢文遺詔曰天下萬物之萌生靡
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誠哉此
言也夫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與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是君子之所以順天安命不怨不尤而樂以終
身之事人生臨終之道當如是程子曰善學者臨死
生而色不變非養之有素何以能至此乎學者須平
生用心於此而豫覺悟於處死之道且比及臨死之
時須從容自得安定於其心守於平生之志專一而
不變亂淵明詩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又曰應
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達者之言也夫臨死之

道乃人生之大事事天之終也順而受其正可也

養蘭說

釋蘭谷

蘭子愛蘭蓄之者三叢綠葉茂生秀花數枝或戲予曰其草與人同名字故能若斯乎予笑曰否也若是以石為名者其人克得使石長大耶夫蘭之為養也冬置暖室春沐膏雨夏就景陰秋納涼風而四時不怠灌水一月三次或其三年而必培也以二月九月為期但綠葉秀花之妙都在于心不怠而已遂識之香齋壁上

辨類

世儒別髮辨

山崎敬義門 嘉右衛

從俗違俗而中者君子也流焉過焉者小人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是乃君子私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也世儒不知之徒見浮屠剃髮癡坐人上尤而效之而曰泰伯亦斷髮素夷狄行乎夷狄從俗之中是乃小人之中庸無忌憚之甚如漢之胡廣呂溫唐之柳宗元者猶不至此也夫泰伯處父子之變全三讓道德

逃而斷髮以泯其迹焉則是聖人體道之大權而非
君子守身之常法也矧春秋傳載子貢之言曰泰伯
端委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據
之則泰伯未嘗斷髮也若曰吾學仲雍也則仲雍身
中清廢中權世儒果何道之所中哉所謂素夷狄行
乎夷狄者君子素夷狄而行其道於夷狄也非行夷
狄之道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此之謂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
變於夷者也如世儒苟變於夷又從爲之辭且其曰
從俗者無替之言也何也我國自古王公未嘗剃髮

中葉以降士民之俗圓剃頂髮東其餘髮於後而斷
其端焉然則世儒剃髮是其黨之俗而非天下之俗
也以此言之其不惟背孝經之訓亦書所謂亂俗者
也

朱陸辨

安東守約

朱陸之同異異說紛紛終爲千古未了之談予嘗不
自揣作其辨曰天下之水一也其支流別不同者
流使之然然其源未嘗不一聖賢於道亦然其立教
也或繇本達末或遯末探本其所入不同而其所至
者一也昔者洙泗弟子三千人夫子獨稱顏子爲好

學至舉其目則唯在不遷怒不貳過是學術在心可
觀焉其及傳道於曾子也告以一貫曾子傳之子思
子思傳之孟子如學庸及七篇要之亦皆在心術如
何而已矣自朱陸鵞湖議論不合其門人不知其師
之淵源左祖於朱者以陸爲禪寂右祖於陸者以朱
爲支離互相姍議隨聲雷同彼堅我白操戈入室其
流弊也甚於洪水泛濫矣嗟夫衆論不齊蓋折諸聖
又蓋徵諸心自虞書人心道心之言聖賢說心班班
乎六經四子之書學豈心外之事哉蓋朱子以博文
漸次歸於約爲教陸子以頓悟一蹴至於道爲教夫

以博文爲支離乎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爲煩碎以
頓悟爲禪寂乎一貫忠恕何爲簡易其博文也所謂
邇末也其頓悟也所謂繇本也其歸於約與至於道
末始不繇本也然本末元非二况其師堯舜尚仁義
去人欲存天理則其心同其道同是知其支離禪寂
也特末流之弊爾夫去奴諫死不同而夫子同稱仁
清任和不同而孟子同稱聖是心迹同異不害於道
也朱子素尊程子而註易也不盡同程傳且信呂子
而傳詩也亦不同於呂記是學術同異不害於道也
苟折聖徵心則同異之嫌無害於喙矣學者平心察

儒醫辨

伊藤維楨

甚哉人之竊名而欺俗也物已定而文飾之求以銜于人道已定而粧點之求以售于世其價不可增而譏笑隨之豈非惑乎世俗有儒醫之稱蓋醫而窺儒者自耻其為小道且與巫覡賤工伍而竊欲列于儒而表見其名也其事固卑陋最小莫足深辨者矣然世之貪汙卑屈懷欲無厭屢試不第抑鬱迷昧不能以自立者逃儒而歸之則固不可不為世道之害也斯吾之所患也嗚呼儒醫亦何稱哉自昔者孔門七

十子之徒太賢碩儒不為不多然吾未嘗聞兼業醫者且天地之間自有太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太人而行小人之事則失所以為太人小人而犯太人之事則失所以為小人苟太人而行太人之事小人而為小人之事則各得其所名稱允諧亦君子之所不廢也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若今儒醫之稱異哉儒不儒醫不醫吾誰適從昔者齊之野有賣石之似王者欲增其價怯人之不求乃名其石曰玉石往賣于市聞者莫不胡盧而笑今之以儒醫自立者何以異於齊人之玉石乎哉是故古之聖人不惡

草而惡莠之亂苗不惡愚人而惡鄉原之亂德蓋以
疑似亂真之間害正最多而人之易惑故也予原其
名稱之所自元醫金華朱震亨嘗受學於白雲許氏
許以其躬多病而震亨聰敏往肄于醫震亨業既就
而多以濂溪晦翁等語著其書亦欲標著其本儒非
專醫於後世也不亦屬乎震亨固不足責若許氏嘗
讀聖賢之書自知義理之分何乃為此潦倒耶若許
氏者可謂賊夫人之子也且朝鮮陋儒編理學通錄
又載朱震亨在其內則雅業醫者奚是深責之也然
而爾後以儒醫或命其書或表其號肆然無忌憚而

世之擊盲亦不得不為之眩焉則吾亦不得不辨或
曰魏晉以降巨公碩卿多有為醫者彼皆非耶曰若
張長沙王太僕之屬本非儒者且無識見固無足論
其儒而隱于醫者唯韓康伯其人耳然彼本非以儒
醫號求報醫技營營汲汲奔走衣食者矣而今之儒
醫皆謂吾者儒也而隱于醫豈韓康伯之比云乎哉
奚古之少而今之多耶此足以觀其真偽如何或又
曰然則醫人不可儵儒歟曰非也醫而志于儒則可
欲援儒而入于醫則不可此天理人欲之分邪正真
偽之別任斯道之責者其能得恣然於此而無一言

以闢之乎哉

春秋正朔辨

伊藤長胤

三代建正之說興而世之學者各立已見互開門戶
紛糾轆轤狗彘執已聚訟諠譟莫之或剪遏也其說
愈繁其辨愈鑿要由不得其說云耳夫欲質疑者莫
如就其人問之明且信也春王正月之文聖人之筆
也聖人既歿道在六經故春王正月之文其周乎否
當就六經證之也從前諸儒雖知證之六經而皆師
心解經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
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此所以不得其說也或謂

周人專用建寅之正未嘗改夏正春秋時月皆用夏
正吾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
則苗稿矣且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
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
二十一年二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南至可以
有事于上帝七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祖若曰周仍用
夏正耶則春之無冰也秋之無麥苗也冬之隕霜也
何在其爲異而紀之哉又安有正月日南至七月日南至
之說也哉是曰周專用夏正者不可從也或謂周自

建周正以建子為正詩書孟子所載皆建子之月示
 亦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曰一十月初吉載離寒暑及七月一篇其記時月如曰
 四月秀萋五月鳴蟬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語及周
 官所載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籥章中春擊
 土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司燿季春出火季秋
 納火若曰周專用周正耶則如此等語考之夏正則
 合而律之周正則否是曰周專用周正者亦不可從
 也然則奈何元儒張敷言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
 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几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

正朔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
 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
 明王錫爵亦同其說引汲冢周書曰越我周王致伐
 於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蒸豆
 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
 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事之官一遵時王之
 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有
 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予從其
 說以為周人二正兼用而其春秋所記明用建子之
 正而夏正之便得天時之宜雖周人亦不能廢之行

于民間想商人亦必如此故孔子特舉告顏子自漢以還千有餘年通行不易其得天時之正合聖人之心亦可見矣然則一正互用亦有其據乎曰幽風周人之詩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之十月也繼之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是周人固以十一月為正也二之日栗烈今之十二月二陽之月也繼之日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是周人以十二月為歲終也同一歲也曰改者時主革命自入為之者也曰終者天運一週自然而終者也其互行可見矣然其見于經傳者周正則多而夏正則寡故春王正月今之冬

十一月也故聖人曰行夏之時謂之時則周不唯改其月併其時而改之亦可見矣其以春冠王者何哉王者之頒令不在春而在正此所以春首于王也

日本稱耶麻止辨

貝原篤信

古昔稱我邦為耶麻止蓋以帝都所在之州名之猶中華歷代之國號以其地稱之然何疑之有若夫所以稱耶麻止者舊說紛紜焉弘仁私記序曰天地剖判泥濕未乾是以栖山往來因多蹤跡故曰山跡又古語謂居住為止言止住於山也延喜開題記曰草昧之始未有居舍人民唯據山而居仍曰山戶舊

說如此，恐皆強爲牽合附會者也。竊案日本紀神武
帝之東征也，自浪速過河內，逾於膽駒山而入大和
國，其方駐六軍於膽駒山之西也。以其地在乎淀河
之內，故號其國曰河內。以其地在乎膽駒山之外，故
號其國曰山外。山外卽耶麻止也。倭語外與止同訓。
蓋稱山外者，對河內而爲文也。且以其國在膽駒山
之北，故號曰山背。山背後轉稱山城，是雖愚之無稽
之言，然於古人所以命國之訓義，或有相合與。姑記
所見，以俟博古之君子訂之爾。

普渡慈航辨

長岡泰齋生相

郊野寒殘，匡尋小字之梅春晝，睡足將墜，一鼎之茗，
偶爾有客相告曰：普渡慈航新刊出矣。我邦龔氏
之書總及八種，太要鹽梅之可謂醫家之八珍也。予
亦泚指乎其鼎味，謂何予曰：凡讀書者，輕忽看過，而
不察其醇疵，如何心不在焉之弊也。所謂新刊，吾不
得識之。粵有辨折姬魚語，汝抑此書二十餘年前，遇
有馬氏之藏，而一周覽能悉了。至末載墮胎方三劑，
云婦人多因臨產艱難，或生育不止，或不正之屬，爲
厄爲媼，不欲受孕而去之者，宜此方於茲乎。掩卷太
息，惡是何言，與蓋憶龔氏自壯歲至老年，其著述幾

夥汨方私淑薛氏家法其經驗壹是王道之活手段也衛生家以優時宜其淳宗焉然今此書魁年獲麟之絕筆而胡為逞其術止不仁不德之言如斯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恐渺渺醫海粗工庸手普賴此慈航矣臨津渡則河伯為祟風濤之險不自取遇投溺於滄溟者未之有也予屢發憤而中流擊楫不知見者獻嘲乎夫人者萬物之靈而寓內貴者蔑以加於人曷敢俾操此三方刺殺人命而自冥入冥長夢莫醒耶無窮生靈其責奈何豈醫家本分事哉鄒國公曰文宣王之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而况下稟氣之胎哉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昔宋朝有白牡丹者貨下胎藥為生忽患腦疼日增其腫名醫治之皆不能愈日久潰爛臭穢不可聞每夜聲喚遠近皆聞之一日遂說與家中云我所蓄下胎方盡為我焚之戒子弟曰誓不可傳此業其子告母云我母因此起家何棄之其母曰我夜夜夢數百小兒啞我腦袋所以疼痛叫喚此皆是我以毒藥壞胎獲此果報言訖遂死由是推之龔氏亦若人之儔乎客有議曰怪哉子之言聊不敢當歟果爾則余之惑滋甚顧龔氏所稱七種之中未嘗見

敷揚如斯的好言疑此書或偽作而假龔氏之名者乎苟非出斯翁老年枕中之手書予曰不然康熙七年戊申萬病回春原本出矣雲林周亮工爲之序強稱有慈航之撰况又其氏族龔應圓萬曆年間者萬壽冊書六馬纂之爲次安養延齡服食臟腑清樂等之諸篇雅則雅也唯惜這裏副採補篇一与令誤世而誣淫敗德固是醫門巨猾房內丈魔而媚權取悅枉道網利之計則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而阿私其所好此書亦徒撰何疑之有嗚呼有採補之氏族有墮胎之奸翁其種杏乎種棘乎識者識之互哉翁也雖

一代良工當時擅名而勢焰燻灼可以炙手然其子葉孫枝不聞踵武有箕傳者也刺又聞近頃翻刻更就而均留於人間猶恐彌天且地有彼素行不端之徒角之摘之竊製此方售諸閭閻失節之婦既流行者駟不可追不若向來只削去此三方以使人人弗尋知焉是予之所以皺眉切齒而訕說者矣憫世熱腸其疇有以知我也耶客復聽畢促席首肯古有之曰不以一惡忘衆善勿以小瑕掩其功予素佩斯語然方今驚災梨棗枝稜難止詆毀于非貽益中華而已傳臭我神國之其罪最大而一場話說臆對成

媒有筆有舌詎則無言直表出此辨以示家第暨門
下書生垂箴後昆自佗車鑒尚且令謹志則司馬氏
積陰德於冥冥中之一舉乎吁豈好辨哉予不得已
也元祿丙子之肇春書以黏于豹藏門之東壁

此辨以... 示家第暨門... 下書生垂箴... 後昆自佗車鑒... 尚且令謹志... 則司馬氏... 積陰德於冥冥... 中之一舉乎... 吁豈好辨哉... 予不得已... 也元祿丙子之肇... 春書以黏于豹藏門之東壁

終

